➡旅途 见闻

雨中奇它旺

楼耀福

孙月红

我们前往尼泊尔的世界自然遗产 -奇它旺野生动物园。奇它旺 (Chitwan)的含义是"密林心脏",在这 里出没的野生动物有珍稀的大独角犀 牛、孟加拉虎,以及不同品种的鹿、熊、 豹、野猪、鳄鱼和350多种鸟类。

下了一宵的雨,早晨依旧大雨滂 沱。原定上午骑大象进丛林,要不要 去,有点犹豫。最后我说:去,不然来奇 它旺干吗?于是导游悍马在酒店为我 们借了雨衣,坐吉普进森林。

雨果然大。村子里有人家的衣服 挂晾在雨中,任雨水冲淋,不少人家用 塑料桶、铁皮桶放在屋檐下盛雨水。这 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家里自来水还未 接通,每逢雨天,母亲也是这样盛储天 上落下的雨水。那时的雨水没有污染,

母亲不仅用以洗刷,也用以做饭煮茶 六十多年前的一幕在异国他乡的奇它 旺重现,让我心生感慨。目睹雨中的塔 奴族人,远比我小时候的日子更原始、 更艰难。感慨之余,我更多的是祝福。

骑大象进丛林的旅人还真不少 来自世界各国。旅人中大多在简陋的 棚廊中等待,等待雨能小一些。也有不 怕暴雨,说走就走的。来得更早的几个 北京青年已结束了骑大象游森林,全 身落汤鸡似的从大象背上爬下来,冲 进棚廊,一边抱怨雨太大,一边嚷嚷着 连呼刺激。

我们决定不再等,雨衣雨伞全副 武装,四人骑一头大象。奇特的是我们 一骑上大象背,雨忽然小了,不一会又 停了,真是好运气。我塞给赶大象的主

人 100 元尼币小费, 悍马向我翻着大 拇指,觉得我是个拎得清的老头。果 然,赶象的主人一路十分地道,看见草 地上有孔雀,赶着大象凑近去,让我们 拍照;见有梅花鹿、野兔,他又会主动 地指给我们看;看到好风景,他就跳下 大象,接过我们递给他的手机,热心为 我们照相。最奇特的是有同伴相机皮 套不小心掉在地上,他对大象咕咕哝 哝吆喝几声,大象很听话地用长鼻卷 起相机套,乖乖地递到他手中。

-路原始森林、草原、沼泽地…… 原生态的美景让人惊叹。我们坐在大 象背上,高高在上,一览无余,有一种 君临天下的感觉。

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们骑大象走 出丛林,天又下雨了,大雨倾盆。坐吉 普回洒店时,经过塔切族山民居住的 村庄。贫穷,在尼泊尔似乎也成了一个 参观点。我对殷慧芬说:"张贤亮曾在 宁夏出卖荒凉,尼泊尔人在这里出卖 贫穷。"屋子的墙是牛粪拌泥砌的,虽 然砌造了多年,走近了还是能闻到牛 粪气味。没有灯,老人、孩子、甚至成年 人仿佛都无事可做,都坐在家门口发 呆。谁家有一把塑料压制的圈椅,会很 炫耀地摆在门口的平台上,一个老人 坐在那里就是显示一种很奢侈的享 受。好多人家的衣服始终晾在屋外树 枝上,即使下雨也如此,也许家里晾晒 衣衫的空间都很有限。有点点火光从 低矮的茅屋里透出来,我走近了,只见 一女子艰难地趴在泥地上生火煮晚

悍马说:"塔奴族山民原先居住在 深山密林里,不穿衣服。联合国把奇它 旺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后,山民从森林 中移居出来,好多了。"我不懂他说的 "好多了"是一种怎样的境地。

孩子们好奇地看着我们,稍大一 些的尾随着,嘴里咕哝着:"巧克力,巧 克力。"幸好悍马临出发前关照过我们 带巧克力。但不断有孩子过来,巧克力 仍是"僧多粥少"。也许,这里常有外国 游客来,乞讨已成了这里孩子的一种 习气。就在这时,我看到有两个孩子趴 在屋檐下的平台上,握着铅笔,凭着并 不明亮的自然光写着作业。这让我感 动。也许他们正是塔奴族人的希望。

吉象,吉相,愿尼泊尔吉祥,普天

嘉定惊现 唐代字砖

明止堂中国字砖馆藏有一块"宝 应"字砖,此砖残长16.5厘米,宽14厘 米,厚5.7厘米。2014年暑期,笔者带 女儿朱颜萍到嘉定侯黄桥走访西门老 街,就在距桥50米的大街废弃碎砖堆 中,我女儿惊呼:"爸爸,我找到了一块 有字的砖。"说着,她把砖递到了我眼 前,仔细一看上有"宝应"两字。我知道 唐代有宝应年号,但不敢草率断代,因 为"宝应"也可能是地方名,抑或是人 名。近日翻阅清代陆增祥《八琼室金石 补正》,让我豁然开朗,此书第59卷第 1007页,记有两块嘉定字砖。一块是 金大娘圹志砖,另一块是宝应砖。现抄 录如下:一、金大娘圹志并砖文,高五 寸三分,宽二寸六分,字五行,行字不 一,字径四分,正书,在嘉定钱氏,今 佚。孝男徐德行以(下空)大唐宝应元 年七月十四日,葬金大娘于昆山依仁 冈,从父穴也。入土口口永安无患。二、 宝应,此别一砖,字径二寸余。与圹志 同出。出嘉定东城外徐家行土中……

记载表明,在嘉定东城外徐家行 的墓中曾出土过两块字砖,一块是墓 志砖,明确记载了孝子徐德行在大唐 宝应元年七月十四日安葬其母与父同 穴之事,此砖曾被嘉定钱氏收藏,后来 遗失不知去向。而同墓所出的另一块 砖则记有"宝应"两字,既然墓志砖是 宝应元年,那"宝应"当为唐代之宝应。 这样侯黄桥发现的宝应砖当为唐代之 物,不太可能是地名或人名了。清代在 徐行发现宝应砖,现在又在西门发现 宝应砖,或许早在唐代,这种砖头作为 建筑材料,已经在嘉定广泛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这两块字砖, 嘉定东城外徐家行在唐代称为昆山依 仁冈。徐家行其地在嘉定老城之北偏 东约六里。徐家行在南宋嘉定建县时 属春申乡,建县后不久春申乡改称守 信乡。明代时有徐氏在其地建街市,南 北长一里,遂有徐家行之名。清代延续 其名一直称为徐家行。清钱大昕在一 篇为徐家行一位徐姓人写墓志时提到 了"徐家行"的地名之来历。在江南地 区,嘉定及周边地区,往往将有街市的 小集镇称为"行"并冠以街市上的主要 家族姓氏,"徐家行"便是一例,此外还 有唐家行,陈家行,吴家行等,到近代 则将"家"字省去便称为"徐行""唐行" "吴行""陈行"等名称。

可以说嘉定的唐代字砖见证了今 日徐行之名,从唐代依仁冈到宋代春 申乡和守信乡,再到明清徐家行,最后 到近代便称为徐行的前世今生以及来 笼去脉。字砖证史可见一斑。



夏日蔬果 王建中/剪

我写"陈君起传"

2015年的清明节,曾见成夫妇从 深圳来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祭扫她 们的祖母陈君起烈士。与见成女士交 流时,她说起了她的祖父、祖母的两个 封建大家庭,说得最多的是她的祖母 陈君起。我听得认真她说得起劲。其 实,见成女士是个不爱说话的人,说起 祖母竟然滔滔不绝。

陈君起是嘉定南翔人。清光绪三 十年(1904), 芳龄 19岁的陈君起因反 抗父亲陈巽倩的包办婚姻,从南翔太 史府里逃出。她的这一逃离,成就了嘉 定第一位中共党员。

陈君起逃到上海,踏进了上海务 本女塾。1907年12月,她从务本女塾 师范科毕业后,随同学来到了南京,成 为那个时代凤毛麟角的小学女教员。

不久,与同学的哥哥自由恋爱结 婚。这段婚姻是陈君起追求来的,但那 个封建时代,仅凭个人的力量不可能 过上真正自由美满的婚姻生活。不久, 因遭婆婆虐待,第二次逃离封建大家 庭,独自养活子女。婚姻的失败,让她 从个人的奋斗中醒悟过来:仅仅靠个 人奋斗还不行,只有妇女解放了,妇女 才能真正过上与男人平等的生活。

1924年初,陈君起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入党后,陈君起出任中共南京地 委妇女委员兼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妇女 部长。她的家——居安里20号就成了 中共南京地委的秘密机关和通讯联络 地点,肖楚女、恽代英等人到南京时也

1926年10月4日,陈君起被孙传 芳当局以"革命党"的罪名逮捕入狱。 狱中,陈君起坚勇绝不妥协。后在多方 营救下,于1926年底军阀当局以"妇 女无知"释放了她,党组织怕军阀反复 无常,出狱后立即派她去了南昌,在国 民革命军第三军某部从事政治工作。

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光 复南京。党组织派陈君起重返南京工 作。谁知,十余天后的4月10日夜,陈 君起与南京地委同志在大纱帽巷10 号开会时被捕,几天后,与其他9位同 志遭秘密杀害,尸体被抛进南京通济 门外九龙桥下的秦淮河中。此时,陈君 起42岁,成为嘉定地区第一位烈士。

曾见成女士的叙说唤醒了我久远 个情结,为那些献出生命的女革 命者写点什么。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 上,女革命者往往比男革命者更加艰 辛与残酷。她们用柔弱的肩膀支撑起 破碎的家庭和革命的使命,如同殉道 者一样无所畏惧。在她们那柔美的外 表内蕴藏着的是动人心魄的力量,蕴 涵着的是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我常 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能使这些 柔弱的女子做到视死如归?

我是因为这段令人感动的故事要 写出来,曾见成女士是为了不能忘却 的怀念,而南翔镇政府及嘉定朋友们 是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于是,就 有了这本《墨云惊鸿——陈君起传》。

□岁月留影

沥沥梅时雨,青青田中秧

每年夏至前后,总要下那么十天 半月的雨,这个季节恰好江南一带梅 子成熟,人们习惯上称它为黄梅雨。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 蛙。梅雨连绵,不见太阳,给人们生活 造成不小的麻烦。有的年份,到了小暑 应该出梅了,偏偏在这天打雷下雨,这 就不好了,"小暑一声雷,黄梅依旧 归""倒转黄梅十八天",老天犯昏,前 面的不算,从头再来一次,把世界淋个

黄梅雨季对播种水稻十分有利。 沥沥梅时雨,青青田中秧。正是这个季 节的写照。

从夏至这天开始,农时称做"入 时"或"时里",头时七天,二时五天,三 时三天。这个季节农民们凭一支农谚 歌把握农事:"头时棉花、二时稻,三时 芝麻赤绿豆。"说的是这个季节主要是 种棉花和插秧,不能耽误。到了三时, 棉花和水稻都有种完了,剩下的是种 种芝麻赤豆之类的夏种收尾工作了。

夏至前后农民要抢收和抢种。在 黄梅雨季之前必须要把麦子、油菜、大 蒜等小熟作物收获入仓,不然成熟的 庄稼要漕雨淋而造成损失。农村有"大 熟收,小熟偷"之说,突出一个"抢"字。 入梅、入时后,重点在种——植棉和插 秧,农时是万万不能耽误的。那季节的 农村像变魔术似的,往往昨天是一片 白洋洋的水地,今天成为绿油油的稻

为了抢收抢种,农民们早上四五 点就要开早工,天黑了才收工,一天工 作十几个小时。身着蓑衣、头戴箬帽在 雨中整田插秧那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一个月下来,人们的脸黑了,人瘦了, 辛苦自不待言。

农忙季节,耕牛也十分辛苦。我们 村里的一百八十多亩水稻田全靠二条 大水牛,耕地、耙田、打百操,每块地都 少不了这三道工序。那阵子,饲养员每 天要在草料中多加几斤棉仁饼、麸皮 之类的精料,算是对耕牛的额外关照。

即便这样,一个月下来,牛总会掉膘。 "哎,牛吃稻柴鸡吃谷,各有各的福。" 看着一天天瘦下来的水牛,饲养员老 伯总会无奈地发出感慨。

梅雨时节,繁忙的农村景象像一 幅美妙的画卷,民歌这样唱:

摇一橹来扎一绷,两岸两河搭车棚。 弯角水牛腾腾转,车链条起水白洋洋。

短短四句山歌,内容丰富得很呢, 人、牛、车棚、船、大地和河流,牛在腾 腾转,人在摇橹船在行……这是一幅 全场景的动态画面。这样的民歌最能 触发画家和诗人的灵感。

有插秧歌唱道:

夏季里来种田忙,哪有闲人在路旁。 人人一把秧在手,口唱山歌手插秧。 阿妹鸟叫六棵齐,哥哥插秧来去行。 哥哥一勒逼一勒,妹妹宁输不肯让。 白米饭来扑鼻香,吃饭忽忘种田郎。 今朝插秧满身汗,来日白米堆满仓。

一声鸟叫的功夫,妹妹己经插下 一行六棵秧苗,何等的神速!大地尤如 舞台,青年男女你追我赶插秧竞技的 场面是何等的感人。能插一手好秧的 人叫秧手,在农村是受人尊敬的。

另一支山歌更有趣:

手拿黄秧泥里插,低头看见水中天。 六棵青青秧一行,退步原来是朝前。

这首插秧歌不但直朴,朗朗上口, 而且还唱出了理趣。农民插秧以很步 方式进行,人在不停地后退,前面就是 一片插好的秧苗,这种"退步"当然是 朝前了。

农村主要依靠人和牛为劳力耕种 的日子,一直维持到上世纪六十年代 后期。七十年代开始,政府大力推广农 业机械化和直播稻、抛秧、机器插秧等 农业技术,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 中解放出来。

时代在前进,飞速发展的城市化 进程使得我们已经看不到黄梅季节那 种繁忙的插秧场面。华亭和外冈地区 还有大片稻田,去那里可以欣赏插秧 机魔术般地插秧,别有风景。